

不忘誓言 扎根边疆 建设边疆

○刘安民（1958届土木）



1998年校庆，房84班部分同学毕业40周年回母校，左1为刘安民学长

在1958届毕业生典礼上，我曾代表土木系分配到边疆地区的应届毕业生发言，我表示：“好青年，立志在边疆！”决心在边疆成家立业，奋斗一生。60年过去了，我只能说，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尽心尽力在实现自己的诺言，这里向母校汇报自己几十年积下的跬步。

当头一棒

我毕业分配的单位是内蒙古建设厅，估计会去工地，我为了轻装上阵，卖掉了全部书籍，天天等着红色聘书——报到证的发放。但是临行前，情况有点变化。原来，当年8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抽暇看了清华1958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展览会，看到土木系用粘土烧制的水泥，强度达到300号，当时硅酸盐水泥才400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希望中国援建水泥厂，

周总理便设想给他们建个硅酸盐水泥厂，再让学生去建个粘土水泥厂。学生既当工人又当技术人员，成为脑力和体力相结合的新型劳动者，也让柬埔寨看看新中国青年的面貌，使我们不仅在物质上援助他们，在精神上也给受援国以影响。因此，把我们房84班全部留下，继续研究粘土水泥。

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中央决定建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让清华参加设计竞赛，最后清华的国家大剧院和美术馆设计方案中标。要求11个月内必须建成，因此，清华建筑和土木两系师生必须全力以赴，我就被抽调到国家大剧院工程担任设计代表，还有建筑系殷一和老师土木系房九黄介弘同学。我常驻工地，那里原是北京市儿童医院，拆迁后留下几间平房做工地办公室，东边就是热火朝天的人民大会堂工地，施工最紧张时有上万人在劳动。国家大剧院工地怎么能冷冷清清呢？施工单位总催促要开工，而设计图纸根本出不来，只能根据建筑物的体型和位置出了一个刨槽图开工，谁知这个几米深的大坑挖好后，整整等了40多年才在原址建成了现在的“水蒸蛋”。当年国力不足，国家大剧院被迫停工，清华土建设计院才放慢了设计进度。这时，内蒙古建筑学院教务处长拿着分配名单到清华要人，经商定，我算是内蒙古建筑学院派往清华进修

□ 值年园地

的教师，清华可安排我完成原定工作，但必须立即去内蒙古报道。

1959年5月，我乘车到了呼和浩特，走出火车站的小平房后，叫了一辆马车到内蒙古人事局及建设厅报到。报到后，我又赶回清华土木系结构力学教研组，进修并完成国庆工程的一些工作。1960年3月返回内蒙古建筑学院，负责指导中专部工民建专业1961级的毕业设计，完成了达茂旗召河牧业机械化试验站的机修车间建筑、结构施工图。之后我又被派驻施工现场，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工程刚开工，建筑队就被撤销。甲方便留下工人，让我指挥施工，我要为甲方跑材料、搞预算，又负责施工技术和管理工人，还是设计方代表，所以甲乙丙三方我都代表了。大青山后山地区气候特别寒冷，无霜期不足100天，到11月底，气温已达零下30℃。工程未完，我穿着皮裤和毛朝里、皮朝外的白碴皮大衣，头戴大皮帽，脚上穿毡喀嗒，走回内蒙古建筑学院的大楼时，人们都目瞪口呆，以为是哪个老乡跑错了地方。

我从牧区回校不久，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1961年11月决定：“内蒙古建筑学院大学部并入内蒙古工学院成为建筑工程系，中专部并入内蒙古工业学校”，1961年12月又决定建筑工程系停办，除对学生安排外，对建工系60多名教师（其中清华本科毕业生28名）除少数留在工学院教基础课和行政科室外，大部分按干部调动陆续出校。当时的口号是“按热量办事”，首先保人民生活，基建项目大都停建、缓建，建筑行业大量精简机构，原有100多人的内蒙古建筑设计院编制减为55人，该院留下20个名额接收教师。当时北京、天津却到处搜罗大学毕业生作为技术储备，

但内蒙不愿放人，又无力按专业对口安排，便把大学教师分到中学担任数理课教员，到县人民银行当会计。清华房九的章家骥、王梦琪被分到多伦县废品公司，清华建九的戴仁宗被安排到卓资县交通局，该局只辖一个马车队，他就当了马车队会计。多年后，这些教师才回到专业对口单位。至1963年7月，建工系学生全部毕业，内蒙工学院建工系便成为历史。一支好端端的教师队伍七零八落，一群朝气蓬勃、富有美好支边梦的青年人，遭受严重打击，只能眼巴巴地盼望着，期待着，未来总有一天，国家要振兴，无论是发展工业或改善民生都要盖房子，建筑业总会兴旺发达的。

白手起家 恢复建筑工程系

建工系停办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工学院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工作。当时，负责内蒙古土木建筑学会结构专业的战广良工程师希望我为学会举办“弹性力学与薄壳结构”的讲座，我自不量力承担下来，在业余时间备课，每周讲三小时，历时九个月，听讲者是建筑、铁路、公路等设计和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的人每次专程赶七八十里来听课，使我深受感动。这次学术活动是我和战广良工程师的第一次合作，也是后来我们共同为建筑工程系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呕心沥血、情同手足的合作基础。战广良工程师1952年北洋大学土木系毕业，曾是绥远省高级工业学校（内蒙古工学院前身）教员，他负责过学校主要楼群的建设，后调到内蒙古建筑设计院、内蒙古建设厅设计处和施工处工作，是优秀的学术带头人。1973年，在我

去内蒙五七干校学习和锻炼期间，战广良同志调回内蒙古工学院工作，他积极主张恢复建筑工程系，并起草了向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报告。1973年11月30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批复：同意内蒙古工学院恢复建筑工程专业招生。

1974年4月下旬，内蒙古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指定战广良和我负责筹备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没有筹备经费，只抽调清华建九的唐乙龙和刚从同济大学毕业的四名工农兵大学生参加到筹备组。我们首先去内蒙建筑设计院运回原建工系的图书资料，5月初就义务承担内蒙古体育馆55米大跨度钢管空间桁架的试验，借用力学教研室的设备和两位老师，还动员一个连的解放军战士为试验加载、卸载，检验了结构安全可靠，保证了内蒙古体育馆顺利施工。后来该项目获得内蒙科技进步三等奖。6月，我们协议为包头第二建筑公司办工人短训班，欣喜得到3000元调研费，我们便到京沪调研文革后建筑工程专业教育革命情况。

学校决定1975年恢复招生，并成立工民建专业委员会，因我是党员，由我担任第一副主任，战广良担任第二副主任，主

任暂缺。当年9月，建75班30名工农兵学员如期到校，但学校没有设备，连用白铁皮卷成的混凝土坍落度试验筒都没有。其他专业学生上课了，我们按教学计划带着学生盖小卖部和半排家属宿舍，用学校房屋维修费购置了铁锹、钢尺、砌筑工具和简单的建筑材料试验设备，师生们挖地基、砌墙、浇筑混凝土，在实践中学习。到11月下旬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们还奋战在工地上。到11月底，学生们才回教室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等课程。专业课老师暂时无课，为使教师们在生产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便无偿为呼市糖厂车间技术改造和呼市化工厂新车间做设计。

1976年4月，按教学计划学生该“画房子”了，我们便安排学生到临河糖厂、察右中旗化肥厂、卓资县黄磷厂等现场设计。学生上测量课时，学校没有经纬仪、水准仪等，我们就承接了内蒙古军区大院和呼和浩特市白塔、五塔寺、乌素图召等测绘任务，只能先收劳务费买仪器，再进行教学和测绘，教学和生产两丰收。后来凡是我们的设备条件不足，不能完成教学任务时，就到生产中找任务。建77有“结构检测”课，正好内蒙古铸锻厂的几个车间要进行结构检验，也是先收费买设备，边教、边干、边学。当教学与生产有矛盾时，我们就按生产要求调整教学计划。记得在1978年5月，学校要我们设计实验楼，当时建75班在进行毕业设计，给呼市化工厂几个车间画施工图，建76班正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最多的时候，教师不能集中完成设



房 84 班毕业合影，中排左 4 为刘安民学长

□ 值年园地

计，只好调整教学计划，由我带队安排建76学生去石家庄、唐山进行生产实习，其他老师完成实验楼和学生的毕业设计任务。

那时候，内蒙古建筑业很落后，沿用秦砖汉瓦、大铲瓦刀的施工工艺，楼房最高为六层，但学生应该学习现代的东西和先进的建筑施工技术，应走出内蒙长见识、增才干，学校实习费不足，我们便把建77班的毕业设计题目选为呼和浩特污水处理厂，不收设计费，由呼和浩特市排水处支付差旅费和文具费。许多学生第一次走出内蒙古，参观了北京污水处理厂、宝山钢铁厂等，见识了宝山钢铁厂的宏伟建设和先进生产工艺及建筑技术，饱览了南京长江大桥、中山陵和苏州园林的雄伟和美丽，使学生受到了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的教育。

在成长中发展，在发展中成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的思想得到解放，凡是政策允许的事，我们就努力去探索。1978年学校撤去各个专业委员会，成立建筑工程系，任命战广良为系主任，刘安民为系副主任（1986年战广良教授退休，刘安民任系主任）。为适应改革需要，我们成立了“内蒙古工学院建筑设计所”，后改为“内蒙古工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承担了呼和浩特市少年宫、内蒙古国际贸易大厦，内蒙古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等高层建筑的设计，开始收取远低于国家标准的设计费。系里有了创收，也就有了更多办学自主权，创收的一部分交给学校，系里掌握的费用大部分购买教学设备，小部分酬劳参加创收人员，并按教学工作量给全系教职工发酬金、补助。校、系运动会和教职工的体育、文娱比赛都

像是我系教职工的节日，有奖励、有运动服，大家踊跃参加，观摩助战，因此建工系总是取得好成绩。我们也支持学生的各种活动，鼓励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从建79班开始，生产实习都安排到上海，实习费不足部分由系里和学生自行解决。我们还鼓励教师深造、攻读研究生，教师在外学习提高，听课费在考取研究生后予以报销。据学校财务处统计，那几年建工系创收170多万元和两辆汽车，现在看来，这点钱太少，但当时却是大数目，国家每年给工学院的拨款为338.35万元。当时工学院图书资料费每年不足3万元，而我系资料室每年花1万元购置图书，因为建筑学专业的资料相当于实验室，学生必须接触国内外最新资料，不靠自力更生，怎能办好建工系。

由于我们设计的呼市少年宫及内蒙古国际贸易大厦相继建成，初期培养的几届毕业生又有良好表现，我们的教学水平和办学态度赢得了社会承认，因此有更多的学生愿意报考建筑工程系，国民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更多的建筑技术人员。于是，我们先后与内蒙古基本建设咨询服务部合办了三期工民建专业二年制专科班，又在内蒙古自学考试委员会指导下，设置了工民建专业自学考试班，全区自考学生最多时近千人，我系教师定期去各盟市集中辅导。1985年根据自治区建设发展的需要，建工系增设了建筑学和公路与城市道路两个专业（本科四年制），1987年增设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三年制专科班，1989年又增设供热与通风工程专业（本科四年制），建工系在1992年在校学生已有2000人，成为学校的一个大系。1993年12月，内蒙古工学院更名为内蒙古工业大学，现

在原建筑工程系已改成建筑学院和土木工程学院，在校研究生和本科生四千多人，两个学院师生在新的征程上，道路越走越宽，前程似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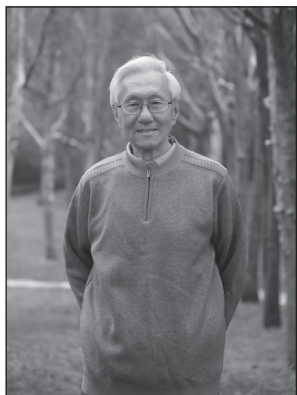
结束语

我到内蒙古已经59年了，我的青春、我的大半生以及我的部分子孙，都献给了

内蒙古的建设事业，实现了我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诺言。回顾一生，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教了一批学生，可谓弟子三千；二是主持设计、施工了一些建筑，大约千栋左右吧。如今我已经82岁了，身体还比较争气，2000年退休后，在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发挥过一些余热，现在则养尊处优，颐养天年。

六十五载清华情

○ 郑福裕（1958届工物）



郑福裕学
长

我1953年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转眼来清华65年了，清华教育我，终生难忘。

工程物理第一班——“物八班”

1955年，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蒋南翔校长提出在清华大学建设新技术专业，工程物理就是其中主要专业之一。我们“物八班”成为工程物理专业第一班。

我们这个班组建于1955年夏，是工程物理第一届学生。由校内刚读完大二的电机系、动力系和机械系学生中挑选出的品学兼优的46名同学组成，其中获优秀奖学金和学习优良奖状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二。我荣幸地被选中，从此跨进了原子能科技领域，并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学校聘请了许多国内著名教授来给物八班上课，如中科院学部委员彭桓武、胡济民，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教授，北京大学虞福春教授等；清华大学的王明贞、徐璋本、何增禄、徐亦庄、栾汝书等教授，他们讲授分析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数学物理方法、核物理实验方法等课程。学校还专门为物八班开设了中级物理实验、真空技术实验、核电子学实验。大三结束，我们没放暑假，学校专门给我们补上了一系列无线电技术基础课。这一切充分说明了清华领导对培养原子能事业人才的重视。